

「北卡博士」

博士，是學問知識的象徵，但關於博士的笑料也不少。《顏氏家訓》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諷刺文辭拖沓，不得要領。至於《圍城》裏的「克萊登博士」，更是成為野雞大學、冒牌文憑的代名詞。不過，方鴻漸好歹還破費了三十美金，購買了一紙證書。如今有些冒牌博士，卻連這點錢都捨不得花。

最近出名的是一位「北卡博士」，全稱是「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病毒學博士」。內地放寬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之後，熱熱鬧鬧的煙火氣復歸。但各種雜音也泥沙俱下。微博上就有這麼一位名叫「武知不菜二代目」的網民，自稱海歸博士，振振有詞聲稱自己連續兩次感染不同病毒毒株，還附上各種唬人的專業術語和實驗數據。而某些大V、網紅如獲至寶，大肆轉發傳播，渲染病毒恐慌，變相攻擊防疫措施。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警方調查後發現，這位「博士」，原來只是蘇州一個便利店的普通員工，出於虛榮心，在網上拼湊文章，杜撰身份，散布謠言。這幾年，類似的翻車戲碼數不勝數。鏡頭前「賣慘」的網紅，實際上卻是憑藉流量大發橫財，開豪車、住豪宅；走「勵志」路線的霸道女總裁、爽文主角，也只不過是虛榮過度、自我洗腦的打工妹。凡此種種，可笑又可氣。

而「北卡博士」，則不僅是可氣的問題，而是嚴重擾亂視聽。這也敲響了警鐘。在防疫轉舵過程中，某些信息不對稱、不透明，魚龍混雜，給了「北卡博士」們可乘之機。對待防疫，應及時回應老百姓的關切，做好切實的科普工作，才能撫慰焦慮。

那些渲染恐慌的雜音，阻擋不住放寬防疫的大潮。看看跨年夜各大城市街頭熙熙攘攘的人群、璀璨的燈光、漫天飄舞的氣球，已說明了一切。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一到年底，各種年度評選紛紛登場。多家語言文字機構、媒體都開展了「流行語評選」。流行，按說有一定標準，甚至可以量化為數據指標，但不同版本的「流行語」大都以「十」為限，進入「十大」的詞語，重合度卻不高。有時兩個版本甚至完全不同。我猜想，各花入各眼，是原因之一。認為西施好看的當然是多數，卻也沒有理由斷定，一定沒有向東施報以青睞之人。如果評選者正好是東施的粉絲，那結果叫人驚訝也不奇怪。

再則，如今是大眾傳媒的時代，口口相傳已非傳播主流，即便口耳相傳遞的信息，絕大多數也只是媒體上信息的搬運罷了。既然今日之流行語必流行於媒體之上，那麼，評選者選擇哪些媒體作為取樣來源，對結果就具有決定性影響。比如，從主流新聞時政媒體上找數據，那麼，常出現於新聞中的「大詞」自然優先入選，如果更關注專業性或娛樂性的媒體呢，結果也會不同。

如果因為這個原因而使評選結果差異較大，卻是一件好事。如此，從不同

版本的流行語中，便可看到不同領域的年度熱點。有的評選機構大概也是考慮到此節，主動給「流行語」加上了限定詞，如「十大網絡流行語」。這樣一來，評出的都是網言網語，「栓Q」「退！退！退」，讓人覺得親切。

受此啟發，我想到，如果分門別類統計詞語流行狀況，或可形成新的文化景觀。舉個例子，分析各類餐飲、外賣網絡平台大數據，得出「十大美食流行語」，看看哪些菜系、口味，哪幾道菜式，入選年度最熱門的「進口貨」。分

析一下書店的銷售情況、圖書館的檢索和借閱情況，又是一份「閱讀十大流行語」，發現年度受歡迎的作品作家、風格腔調。比起現行的美食必吃榜或各類書單，「流行語」的範圍更寬泛，結果更模糊，而模糊有時反而更準確，表現一年文化動向更為直觀可感。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春晚綵排

自一九八三年正式開辦以來，央視春晚已經成為全球華人除夕夜的一道文化大餐。日前，二〇二三年兔年春晚組織了首次綵排，多位明星現身綵排現場。受央視邀請，我參加了此前兩屆春晚綵排觀摩，對這項「國家項目」有一些現場直接的認識。

在北京，中央電視台有兩個主要辦公區，一個是比鄰國貿的總部大樓，造型別致，另一個是位於海淀復興路的老辦公區。據央視的同行介紹，央視大部分頻道和節目都已搬至總部大樓製作，不過最重磅的每天的《新聞聯播》和年度春晚都還在復興路辦公區完成。進入

春晚綵排現場，每個人都要經過兩次安檢，而防止洩露現場畫面，手機、相機等設備要放在一號演播廳的儲存櫃。

為精益求精，每年春晚在正式亮相前都要進行十來次綵排，每次綵排都從頭到尾認真認真，觀眾反應好的地方保留，沒抖響的笑點要進行總結。每次綵排現場最後一排的監視器前，都有央視主要領導仔細關注着每一幀的鏡頭呈現，手裏拿着筆記本，時時記錄每個需要改進的地方。春晚要求相當嚴苛，至最後一遍綵排時，最初的内容可能已經大變樣，一些綵排參演的明星也可能因為節目效果不好而消失在春晚正式名

單。每年的春晚總導演人選都至關重要。兔年春晚總導演于蕾是北京冬奧會文學總撰稿，她也是二〇二二年春晚的副總導演。于蕾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刻認識，她接受《大公報》專訪時透露，獨特的二十四節氣開幕式倒計時成為北京冬奧最寶貴的創意，當她將最終定稿的二十四句詩詞古語交給張藝謀時，得到了「從不直接表揚人」的張藝謀的現場肯定。于蕾也大膽求新，冬奧開幕式縮減環節的「折柳寄情」創意方案即由她提出，最初提出時主創團隊曾擔憂，這種背景知識過於豐厚的文化表達會否

不容易解釋。二〇二三年春晚迎來開播四十周年，料如十年前一樣，今年也會專門安排致敬環節。既要致敬，又要釋放信息將銳意求「新」，于蕾執導的二〇二三年春晚將如何為觀眾奉獻一台豐富多彩的「歡樂年夜飯」，除夕夜值得期待。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夜鶯玫瑰》

年輕學生都讀過南丁格爾的故事，但可能沒多少人了解她對時代的影響。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上演的《夜鶯玫瑰》，以南丁格爾的事跡述說多層次和深遠的主題，同時呈現小劇場的獨特魅力。

新進編劇葉君博編寫的劇本短小精煉，以南丁格爾的護理工作為主線，涉及醫療倫理和制度的價值觀。全劇以一場法庭審訊為基本脈絡，同場時空交錯，展示南丁格爾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於戰地醫院面對大量傷兵的困境，以至她年輕時在家裏如何懇求父母批准

參與戰地工作。南丁格爾被法庭審問是否妥善進行醫護工作，因而引致死亡數字大增。十九世紀的法庭之內，英國首相質疑她的專業操守，戰爭大臣維護她的醫護良心。正反意見沒有絕對理據，南丁格爾唯有捫心自問：到底應該跟從刻板的規條？抑或個人主見而拯救蒼生？

兩位年輕導演張凱婷及盧宜敬均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導演系，二人創意十足，令劇本的可觀性和思考性更見提高。首先，全劇接近二十個角色，不論首相大臣、士兵書記，全部由

女演員擔演。全女班的演出令原本剛強暴烈的戰爭增添一份人情暖意，由女演員飾演所有原本屬於男性的角色，亦令人思考女性其實應有平等的權利，不應受到性別的限制。另一方面，主角南丁格爾亦由兩位女演員分別飾演，兩個角色的屬性基本上是處於不同時空：法庭和醫院。導演很靈活地處理該兩個角色的出現狀態，有時以時空區隔，有時是身心對照，由此而令角色的個性和思維更加立體。

南丁格爾亦被稱為「提燈女士」，提着油燈於戰地救急扶危。《夜》劇的

舞台美術呈現了傳統劇場常用的懸掛布幕，亦有道具油燈作為角色道具及裝飾點綴。布幕空間層次豐富立體，劇末配合垂吊油燈的意象淒迷，展示現代小劇場的創意和心思。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春之舞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二十世紀偉大的法國「野獸派」畫家亨利·馬蒂斯誕辰一百五十三周年。身為一代繪畫巨匠的他還是位音樂愛好者，不僅能夠熟練地演奏小提琴，幾乎每日練習琴技的他還通過音樂與繪畫所相通的藝術方法來尋求其所需的靈感源泉。值此大師冥壽之際，本周推薦一張封套選用他早年代表作《舞蹈》的唱片，由日本Angel Records的姐妹廠牌Seraphim發行，收錄了俄國指揮家伊戈爾·馬克耶維奇執棒費城管弦樂團所演繹的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音樂《春之祭》。

作為馬蒂斯早期最重要的巨製之一，《舞蹈》由俄國收藏家謝爾蓋·什丘金委約馬蒂斯創作，如今已成為了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最具象徵意義的二十世紀法國藝術藏品之一。畫作展現出這位「野獸派」琴對色彩最「原始」且直白的呈現：畫中僅用橙紅色、藍色和松石綠色這三種色塊的撞色營造出一個充滿活力的舞蹈畫面。畫家用寥寥數筆的簡約線條勾勒出五位手拉手圍成一個環狀的裸體舞者，他們並不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人，沒有古希臘雕像般的軀體，卻動作舒展且全情投入地沉浸在舞蹈的世界中。橙紅色的身體象徵着熱情，從

藍綠兩色的背景中跳脫出來。事實上，這一摒棄了西畫傳統的科學焦點透視法和精確線條結構；擁有明快色彩、極富視覺衝擊力的畫面除了凸顯舞蹈主題並無任何多餘的情感。馬蒂斯向觀者展示了一個純粹、深刻且毫無修飾、完全由內心熱情驅使的人類舞蹈本源。反觀斯特拉文斯基所譜寫的芭蕾舞音樂《春之祭》，其主題恰好是表現俄羅斯原始部落慶祝春天的祭禮。此曲既具備鮮明的俄國音樂特點，還蘊含強烈的原始表現主義色彩，因此選擇馬蒂斯《舞蹈》局部為封面可謂是天作之合。

「碟中畫」《舞蹈》／《春之祭》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冬天食熱煲

天一冷，胃裏就彷彿裝下了一個黑洞，只有啟動開關，卻沒有按停的那個鍵。無論多少食材，都能被它捲殘雲，親身詮釋了如何將熱量之源吃乾抹淨。只要跌進了這個漩渦，就會對一切溫暖的東西迷之熱愛，不僅是觸覺，連聽覺都得提槍上陣，比如說那一份「啫啫煲」，念的時候輕翻嘴唇，聲音傳出時，不禁還要說一句，啊，好暖。

啫啫煲是我唯一見過的，還沒端上桌就能自帶溫度的菜。煮的時候鑊氣就已經在揮發了，滋滋滋滋，熱烈而狂妄。作為粵港澳地區上座率最高的菜品之一，沒有啫啫煲的冬天，就是不完整的，沒跟砂鍋碰撞過的食物，哪還有靈魂可言？

菜如其名，啫啫煲完全是利用煲的高溫，不額外添加水，讓食物自身的水汽循環作用，從生到熟。隨便走進一家酒樓，只要有「啫」的地方，幾乎是萬物皆可啫，從大腸、豬肚，到魚頭、百葉、唐生菜，葷素不忌，高下難分。啫過的食材，擁有任何其他烹飪方式所沒有的焦嫩感，是的，如果沒吃過這道菜，你不會想像熱到極致的焦，和恰到好處的嫩，在這其中能夠雙劍合璧，所向無敵。當啫啫煲端上桌時，蓋子下面的水汽已然控制不住自己，拚命滋滋，好像要翻出五指山的那隻猴。這時候趕緊掀開蓋子，香氣洶湧撲面而來，不帶着點定力，怕是會直接從座上彈起。只見服務生拿起勺子，猛翻一通，每一塊食材都享受到了煲壁滾燙的優待，立刻被「鑲了邊」，泛出焦香的光。咬下一口，Q彈的肉質就好像自帶魔法，一邊配合着你的咀嚼「活色生香」，一邊還能爆出汁水，吃得有聲有色有節奏。這個時候，黑洞開始擴散，連大腦和心臟，都跟着一起迸發出歡樂的「滋滋」聲！

北區低兩度

當穿着厚厚的衣物，從北區的家裏啾啾唧唧趕到位於九龍的辦公室時，我往往都能從同事眼中看到一絲疑惑，在欲言又止，既止又言幾個回合之後，同事終於問出那個我已不同的人問過很多次的問題：「為什麼穿這麼多？」

每次被問到這個問題，我首先總會先懷疑一下自己，拿出手機看看天氣預報，上面赫然寫着今天的溫度是十四至二十一攝氏度。的確呀，十四至二十一，怪不得同事要以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十四至二十一，最熱二十一，最冷的時候也有十四度，我為什麼要穿這麼多呢？

不過，我為什麼要懷疑自己呢？早上起床的時候，體感溫度的確很冷呀。這「切膚之冷」不是天氣預報上的數字可以定義和改變的。就算天氣預報上寫三十度，冷就是冷啊！突然想起，電視新聞天氣預報中主持人經常說的那句「北區低兩度」，又聯想起讀書時老師總是說文言文中的三、六、九往往

是表示「多」的虛數，並非指具體的數字。我想，「北區低兩度」的「兩」是不是也是一個虛詞呢？當有人跟你說「過兩天請你吃飯」、「這筆錢過兩天還給你」時，如果你把這些語句中的「兩」字當成了代表「二」的實數，那可就要大失所望了，這裏的「兩天」和「得閒飲茶」的「得閒」一樣，往往意味着遙遙無期。同理可證，「北區低兩度」不一定是說北區溫度就是比市區低準確的二攝氏度，而是相比起建築物、人口密集，「熱島效應」明顯的九龍和香港，北區的溫度更低，有可能低很多！

由於被問得太多，我不禁想設計一件衛衣，胸前就寫着大大的「北區低兩度」。相信很多北區居民都會需要的吧。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不變的大會堂

上世紀八十年代，隨着置地廣場的興建、希爾頓酒店和滙豐銀行的重建，中環陸續呈現新的面貌：長江集團中心拔地而起，美利樓遷去赤柱，取而代之的是中銀大廈的投用。唯有香港大會堂保持落成時的原貌，至今未變。我想，這正是一座城市的品質、品味和堅守。

商業社會，經濟掛帥，奠定一個城市前行的物質基礎。於是，以經濟利益為主導的建築群，在一輪又一輪的城市規劃中，舊貌換新顏，作出變化和調整，亦屬正常。而大會堂成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正是由於它不僅是一座日漸老去的建築，更可以讓人從它身上看到香港一路走來的風雨足印。

在一九六二年以前，香港缺乏可以供市民自由使用的大型公共空間，大會堂是第一座多用途文娛中心，不但外觀簡潔、內部空間注重功能，更與附近的休憩空間功能協調一致，方便公眾到達和使用。大會堂建成的年代，賦予了它先天的優勢，去記錄香港的發展與變遷：那是一個粵語廣播

開始推行的年代，香港經濟的騰飛帶來「香港製造」的自豪感；免費教育、清潔香港運動，無一不為日後的城市發展、中華文化的興盛創造了條件。它的親民性，讓選美會、音樂會、粵劇表演、電影座談、現代婚禮等，包容地同時發生着。幾任行政長官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都提到大會堂與自己的童年。

大會堂是重要的文化藝術設施，但又不僅僅與文化藝術相關聯。它凝結着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令人樂於親近、滿懷信心，由它生發出的，是一座城市前行的文化底蘊。對它的保護、規劃和使用，足以體現城市治理的文明標尺，以及自信的目光和胸懷。我喜歡去大會堂坐一坐，不論是觀看演出還是喝一杯茶，都令我對這個城市更加親近，心神安寧。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